

古本小說集成

夢新涇河龍  
剪燈餘話  
姜胡外傳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夢 斬 涇 河 龍  
姜 剪 燈 餘 話  
胡 外 傳

〔明〕李昌祺編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 
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

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

顧問

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

編委

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 
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 
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

夢  
斬  
涇  
河  
龍



# 前言

徐朔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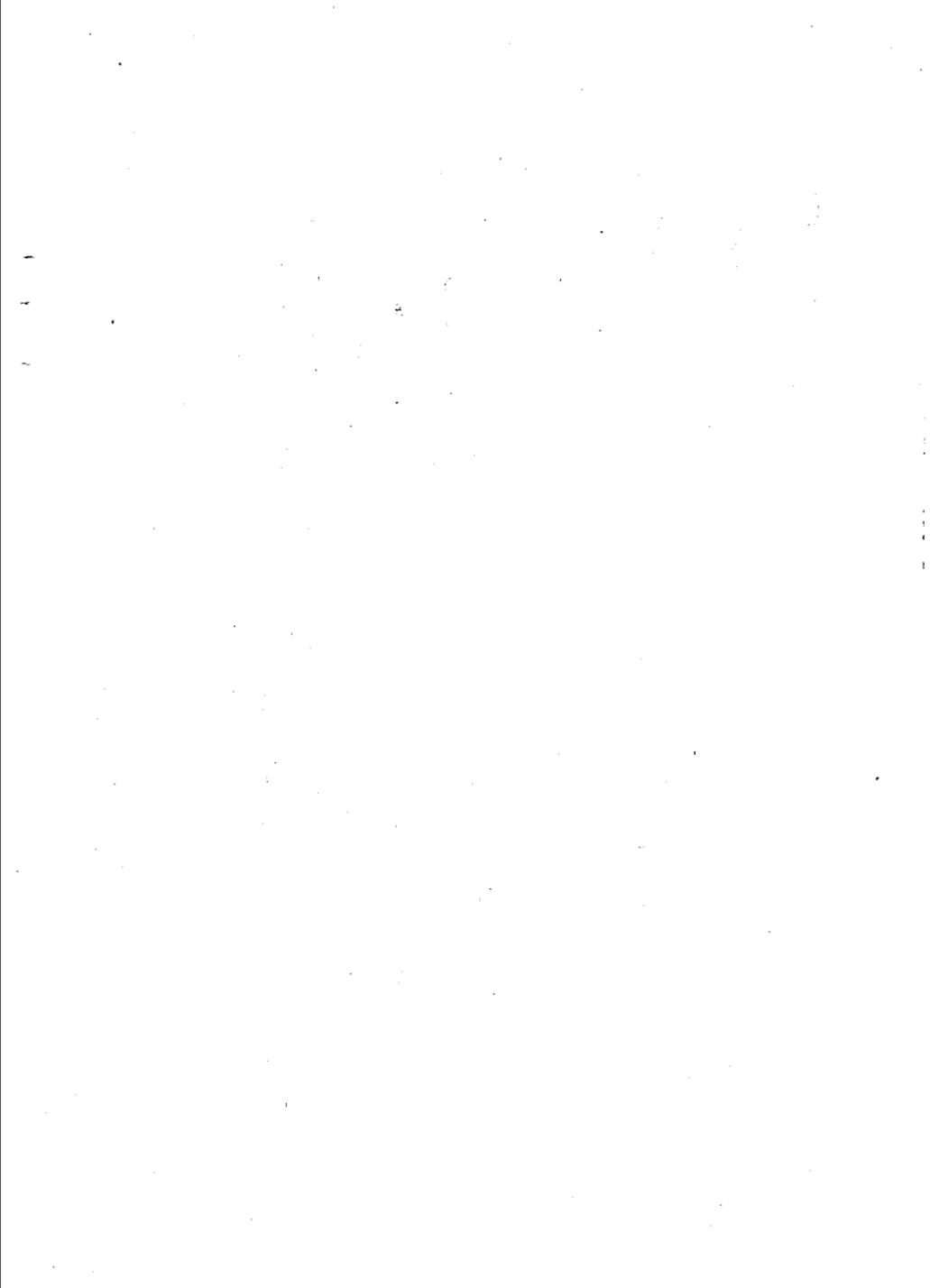
《永樂大典》（一四〇八）第一三二—三九卷送字韻夢字類收有《夢斬涇河龍》，開頭註明《西遊記》。

比玄奘真人真事略遲，《遊仙窟》的作者張鷟是唐高宗調露（六七九——六八一）年間進士，他最早在《朝野僉載》卷六提到唐太宗入冥的故事。唐太宗入冥列入《西遊記》的前提是唐太宗承諾為涇河龍王救命而未遂，因此龍王在地府控告他，地府才勾取其陰魂赴審。而《朝野僉載》唐太宗之所以入冥是地府要追究「六月四日事」。唐高祖武德九年（六二六）六月四日是秦王李世民殺害皇太子建成和弟弟元吉的日子，同龍王被斬無關。它同敦煌變文《唐太宗入冥記》一樣，是單獨的故事，還沒有同《西遊記》發生關聯。

寧夏發現的元代鈔本《消釋真空寶卷》、朝鮮《朴通事諺解》引述的《唐三藏西遊記》平話都足以證明《西遊記》在元代已經成型。

《永樂大典》的編成，上距元亡只有四十年。它所收錄的《夢斬涇河龍》是當時《西遊記》的祖本已經進入流傳和提高發展過程的又一證明。它全文一千四百字，在世德堂百回本的對應段落為九千四百字。世德堂百回本全書八十六萬字，如果按照同樣的比例，《永樂大典》本所出的《西遊記》原書應有十三萬字。

現據《永樂大典》影印。





算打盡河中水族。龍王聞之大怒。扮作白衣秀士入城中。見一道布額高道神相。袁守成於斯。謂命。老龍見之。就對先生坐了。乃作百端磨問。難道先生問何日下雨。先生曰。來日辰時布雲。午時升雷。未時下雨。申時雨足。老龍問下多少。先生曰。下三尺三寸四十八點。龍笑道。未必都由你說。先生曰。來日不下雨。到了時。甘罰五十兩銀。龍道好如此。來日却得廝見。解退直。回到水晶宮。須臾一箇黃巾力士言曰。玉帝聖旨道。你是八河都總。涇河龍。教來日辰時布雲。午時升雷。未時下雨。申時雨足。力士隨去。老龍言不想都應着先生。謬說。到了時辰。少下些雨。便是問先生要了罰錢。次日申時布雲。酉時降雨二尺。第三日老龍又變為秀士入長安卦鋪。問先生道。你卦不靈。快把五十兩銀來。先生曰。我本算術無差。却被你改了天條。鑽下了雨也。你本非人。自是夜來降雨的龍。瞞得眾人。瞞不得我。老龍當時大怒。對先生變出真相。霎時間。黃河推兩岸。華嶽振三峯。威雄驚萬里。風雨噴長空。那時走盡眾人。惟有袁守成巍然不動。老龍欲向前傷先生。先生曰。吾不懼死。你違了天條。刺截了甘雨。你命在須臾。別龍臺上難免一刀。龍乃大驚悔過。復變為秀士。跪下告先生道。果如此呵。却望先生明說。與我回由。守成曰。來日你死。乃是當今唐丞相魏徵。來日午時斷你。

龍曰。先生救咱。事成。曰。你若要不死。除是見得唐王與魏徵丞相行說。勸  
救時節。或可免災。老龍感謝拜辭。先生回也。玉帝差魏徵斬龍。天色已晚。  
唐皇宮中。睡思半酣。神鬼出殿。步月闌行。只見西南上。有一片黑雲落地。  
降下一箇老龍。當前跪拜。唐王驚怖。曰。為何龍曰。只因夜來。錯降甘雨。過  
了天條。臣該死也。我王是真龍。臣是假龍。真龍必可救假龍。唐皇曰。吾怎  
救你。龍曰。臣罪正該丞相魏徵來。日午時。斷罪。唐皇曰。事若干。魏徵須教  
你無事。龍拜謝去了。天子覺來。却是一夢。次日。設朝。宣尉遲敬德。總管上  
殿。曰。夜來。朕得一夢。夢見涇河龍來告寡人。道因錯行了雨。違了天條。該  
丞相魏徵。斷罪。朕許救之。朕欲今日。於後宮裏。宣丞相與朕下碁。一日。須  
直到晚。乃出。此龍必可免災。敬德曰。所言是矣。乃宣魏徵至。帝曰。召卿無  
事。朕欲與卿下碁。一日。唐王故遲延下着。將近午。忽然魏相閉目籠睛。寂  
然不動。至未時。却醒。帝曰。卿為何。魏徵曰。臣暗風疾發。陛下恕臣不敬之  
罪。又對帝下碁。未至三着。聽得長安市上。百姓喧鬧異常。帝問何為。近臣  
所奏。千步廊南十字街頭。雲端吊下一隻龍頭來。因此百姓喧鬧。帝問魏  
徵曰。怎生來。魏徵曰。陛下不問。臣不敢言。涇河龍違天負罪。奉帝聖旨。斬之。  
臣若不從。臣罪與龍無異矣。臣適來合眼一霎。斬了此龍。正喚作魏徵夢斬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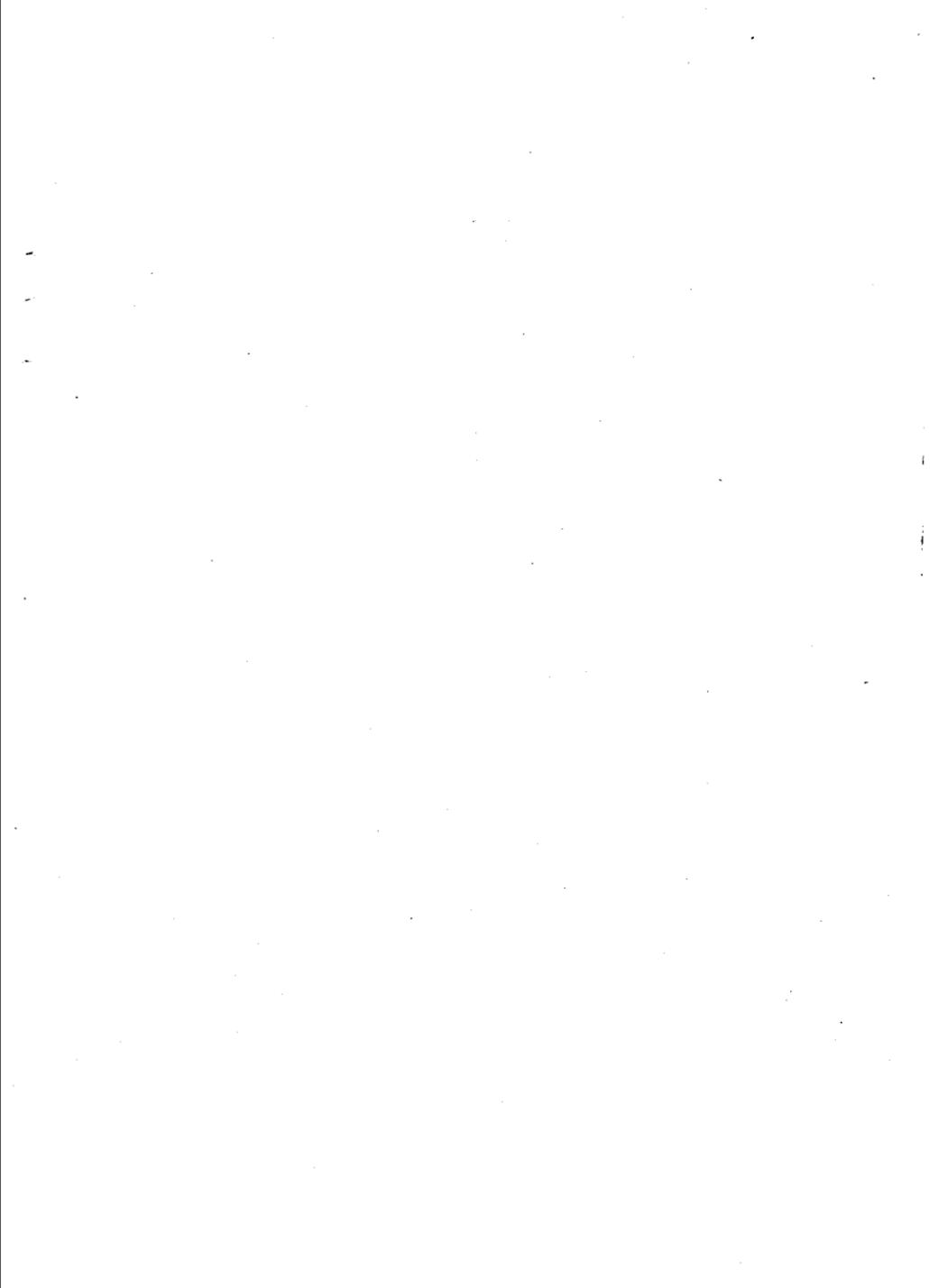
河龍。唐皇曰。本欲救之。堂期有此。遂罷碁。

# 夢龍求救

青嶺高議夢龍傳。宋夫聖中。曹鈞林縣人也。其先達拔秀公。以

豐功偉績守白州刺史。除南安節度使。高曾已來皆守番禺南海馬泊平子孫分裔文武立身。世於晉受永業西湖堂建書院。藏書萬卷。組繡儒風。友朋自遠方來者。悉贍以朝昏之費。推以寒暑之服。前後相維數世。書堂即基於西湖塘之幽。奇淵深之所也。曹氏以家富貴日喜延接。遠方擔簦是邑。橫經者盡求學焉。功業成就。辭門。應選登科第者十有八九成就。溫習所暇。或泛漪漣。短楫輕舟。吟煙嘯月。一夕因風清波息。景寂人移。夢有一老衣白衣。素昧之志曰。我即非世人。乃郎君塘中之龍。居此塘。惜其澄澈。德以愛門。於興致雲雨之期。皆從天命。免鱗甲。枯乾之慮。實藉水源。未報厚恩。輒露底蘊。知君勇義。必救難危。明日午時。西北有陷池。龍來。茲小戲。慮失大機。夙知郎君善弓矢。可相殺乎。曰可。則若為審其彼此焉。史曰。彼龍為青牛。吾亦如之。吾以素帛纏身。但腰有白者。即吾也。願細別形儀。幸無誤矣。曰。余射雖無功。敢不從命。史乃解去。及眠覺。覩光明燦爛。舟中明月皓然。觀斯北不冬。聞鷓鴣唱。乃能記人事。思夢中之由。尚髣髴見老史形影未滅。至其時不違所託。遂挽弓於塘側伺之。未移時。見二青牛於

剪  
燈  
餘  
話



# 前言

徐朔方

《剪燈餘話》四卷，續集《賈雲華還魂記》一卷，共五卷。卷一開篇題「新刊剪燈餘話卷之一」，卷末却作「新刊剪燈餘話卷之五」，其下為卷六、卷七、卷八。卷八及續集即卷九尾云：「新刊剪燈餘話還魂記卷之終。」可見此書原名當作《剪燈新餘話》，實為瞿佑《剪燈新話》與李昌祺《剪燈餘話》的合刊本而又僅存後半。

是書樣式，上圖下文，半葉十六行，每行二十四字。書中有三葉據別本抄補。

本書別本子欽劉敬序云：「宣德癸丑夏，知建寧府建寧縣事盱江張公光啓，銳意欲廣其傳，書來，謂子所錄得真，請壽諸梓。遂序其始末，以其右並《元白遺音》附之，以同其刊云。是歲七月朔日也。」癸丑為宣德八年（一四三三）。此書各卷卷首標明「上杭縣知縣盱江張光啓校刊」，時在調任之後。張光啓為作者同年進士。

《餘話》之作仿瞿佑（一三四七——一四三三）《剪燈新話》，兩者都是文言短篇小說二十篇，文筆相似。《元白遺音》指敘事詩《至正妓人行》，作為卷八的附錄。

據李昌祺《剪燈餘話》自序，桂衡有文言小說《柔柔傳》，李昌祺讀後仿作《賈雲華還魂記》。《柔柔傳》未見，《賈雲華還魂記》是元代宋梅洞文言小說《嬌紅記》的仿作。可能《柔柔傳》摹擬《嬌紅記》，《賈雲華還魂記》又摹擬《柔柔傳》。桂衡是瞿佑的友人，曾為《剪燈新話》撰寫序言。

李昌祺（一三七六一—一四五二），江西廬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。永樂二年（一四〇四）進士，選庶吉士，參與編選《永樂大典》，陞禮部主客司郎中。永樂十年（一四一二）被貶斥，發往南京報恩寺工地從事勞動。作《賈雲華還魂記》。二年後復職，先後任廣西、河南左布政使。永樂十七年（一四一九）又獲罪，發往京郊房山勞動。作《至正妓人行》和《剪燈餘話》。正統四年（一四三九）退休。除文言小說外，有《運甓漫稿》，今存。

本書印製頗為粗劣，當是後來的翻刻本。卷次混亂，誤奪甚多。如卷九第十三葉前半第八行直接本葉後半第一行；同葉，後半第八行接同葉前半第九行；同葉前半末尾接同葉後半第九行。現據日本天理大學藏本影印。卷七第九第十兩頁為原書所缺。

旨然其善可法惡可戒表節義馮風俗敦尚人  
倫之事多有之未必無補云於世也及觀  
玉堂鉅公之序文方伯先生之佳作其雄辭麗  
句則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者亦有之矣予  
甚嘉之命工刻梓廣其所傳以副江湖好事者  
觀覽因之偶成近體八句併贅于後云

四海相傳新話工若觀餘話迥難同搜尋神  
異新竒事敦尚人倫節義風一火煨成金現  
色幾宵細剪燭搖紅咲予刻棗非狂僭化俗  
寧無小補功

張光啓序畢

